

『于都姑娘』

■肖力民

刚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完成《永远的长征》主题宣讲，江西省于都县长征源宣讲团成员便特地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展厅，探望特殊的“亲人”——“于都姑娘”。

“于都姑娘”——一条饱经沧桑的木质渔船，正静静地陈列于展厅长征主题板块。宣讲团成员默默凝视，情感的潮水奔涌心间，记忆被拉回“地球的红飘带”的起点。

1934年10月中旬，8.6万名中央红军集结于都河畔，准备进行战略转移。于都河面宽600多米，河水最大流速每秒1.2米。当时，河上没有桥，大部队要过河，只有架设浮桥。沿河百姓捐献了800多条渔船，有的用于架设浮桥，有的用于摆渡。搭浮桥需要大量的木板，很多百姓把自家的门板、床板主动拆了抬来，还有老人把自己的寿材捐献出来。

1934年10月17日上午，渔民李声仁和妻子王九发正在于都河鲤鱼潭河段撒网捕鱼，几名红军官兵招呼他们把船撑到岸边，对他们说：“我们有大部队要在晚上渡河，想请你们帮忙。”李声仁得知红军队伍要渡过河去打反动派，二话没说，满口答应：“你们要几条船？”“越多越好。”“那我们叫上整个家族的渔船一起来，总共有20条。”红军官兵高兴得连声说：“谢谢渔民兄弟！”

李声仁随后召集家族代表开会。一位远房叔叔首先表态：“自从红军来了以后，渔民都不用交税了。咱应该记住红军的恩情。红军有难处，咱们理应帮助。”“送红军过河，我没有意见。但是我们的祖训是‘晚上禁止开船’，现在要打破这一祖训，谁来保证安全？”一位堂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。李声仁最后说：“安全问题我会跟红军协调解决。一定会保证我们自身和红军的安全，大家尽管放心。天黑前到鲤鱼渡口集中！”

天黑前，李声仁和族人把20条渔船撑到鲤鱼潭河段岸边。待天色渐暗，红军官兵依次登上渔船。大渔船坐5个人，小渔船坐3个人，每条渔船均安排一名水性好的战士任安全员。李声仁和妻子王九发同撑一条大渔船。河水湍急，尤其晚上撑船必须全神贯注，稍不注意就会翻船。在船上，渡河的红军相互并不说话，也不能点灯，河面上一片漆黑肃静。茫茫夜色中，20条渔船来回穿梭。当这支红军队伍全部被安全送过河后，天色已微微发亮。

1934年10月19日晚，另一批红军官兵要从石尾渡口过河。李声仁和族人往返一趟又一趟，把红军送到河对岸。第二天黎明，红军官兵全部被运送完毕，渔民们累得躺在船头，大口喘着粗气。这时，有位红军干部召集他们开会，给每条小渔船奖励1块银圆，5斤大米，每条大渔船奖励2块银圆，5斤大米。那位红军干部还说：“非常感谢渔民兄弟帮助我们的队伍渡河。等以后我们打仗胜利回来，再来报答大家。”

自1934年10月17日傍晚至10月20日凌晨，8.6万名中央红军有的走浮桥，有的坐船，有的涉水过河，从东门、南门、西门、山峰坝等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，踏上长征路。周恩来同志从东门渡口踏上浮桥出发时，曾经深情地说：“于都人民真好，苏区人民真亲！”

中央红军长征后，于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，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。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，李声仁整个家族划船远走他乡，沿着贡江，转入赣江，颠沛流离，受尽屈辱和困苦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政府把这些在异乡漂泊的“水上人家”找了回来，专门成立了渔业合作社，安置他们的生活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党和政府给他们分土地、建房屋，使这些世代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走上了岸，再也不用在江河上漂泊。他们过上了红红火火的好日子。

2004年，李声仁去世。岁月流转，昔日的渔船大多已损毁。2006年，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，李声仁家族当年使用的渔船，仅剩两条。一条留在家乡，被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珍藏；另一条则肩负新的使命，应北京军博之邀，即将“北上”。

那是一场感人至深的送别。在东门口渡口，于都县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。年迈的老红军钟明、李声仁的儿子李明荣，众多红军后人以及当地干部群众齐聚渡口。渔船头系着一朵大红花，船舷两侧挂着鲜红的缎带。李明荣将父母使用过的船桨，郑重地交到军博工作人员手中。最后，这条渔船被稳稳地装上货车，伴随着深情的客家唢呐声，《十送红军》的歌声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，即将奔赴北京。目睹此情此景，时任军博文物部摄影室主任牛劲，不禁风趣而动情地说：“它真像是于都的姑娘，风风光光地‘嫁’到北京！”“于都姑娘”——这个充满温情的名字，由此传开。

2006年10月16日，《伟大壮举 光辉历程——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》大型主题展览在军博隆重开幕。从媒体报道中看到“于都姑娘”频频亮相，于都人民倍感骄傲和自豪。数十名红军后人和船工后代自发组成参观团前往北京，专程到军博展厅看望“于都姑娘”。老红军钟明嘱托参观团带去的一瓶于都河水，由李明荣虔诚地放置在船头……

19载光阴，“于都姑娘”在军博展厅结识不计其数的参观者，无声诉说着长征起点的故事。“娘家人”也一直牵挂远行的“姑娘”。

这个秋天，长征源宣讲团进京开展《永远的长征》主题巡回宣讲。他们将当年于都百姓倾尽所有支援红军、小渔船成为“生命之舟”的细节娓娓道来，现场听众无不为之动容。那段历史，因“于都姑娘”而变得更加鲜活、真切。抚摸着斑驳的渔船，宣讲团成员徐巍眼眶湿润，心里默念：“我们带着于都人民的思念来看你了。放心吧，家乡早已桥通两岸，越来越好。”

在战火中拔节

■焦凡洪

红色记忆

一

1948年元旦刚过，家住山东省牟平县（今烟台市牟平区）曲家洼村的解大婶，焦急地到处找儿子：“我家老大好几天没回家了，谁知道他去哪儿了？”解大婶是村里的抗属（抗战时期的军人家属），村民都敬重她：“您还不知道？您大儿子跟着部队走了。”“是啊，成为解放军战士了。”解大婶十分惊讶：“他还不满13岁，部队要吗？”乡亲们讲：“这孩子像他爹一样有出息，积极要求参军。”“部队的人看他聪明，就选上他了。”解大婶这才想起前些日子部队来征兵的事。

解大婶的大儿子叫解立松，出生于1935年6月。

从记事起，解立松就听父亲解友亨讲人生道理：“小树是在风雨中长大的，庄稼是在太阳下成熟的。咱们虽穷，但要有志气。”1945年1月，解友亨参加了八路军，上战场打日本鬼子。抗战胜利后，全家都盼他回来，他托人捎回消息说，继续跟部队去打国民党反动派，胜利后再回家。解立松经常在心中想象父亲穿着军装，扛着钢枪的样子，决心像父亲那样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队伍，为穷苦人打天下、求解放。

1947年12月底，胶东军区独立团到曲家洼和周围村屯征兵。解立松还不满13岁，怕母亲担心，就偷偷报了名。

接兵的李连长问解立松年龄，他灵机一动说：“16岁！”看着他稚嫩的脸庞，李连长心怀疑问：“你有这么大吗？”解立松挺直腰板，实话实说：“我快满13岁了。您先看我个头。”李连长测量了他的身高——1.65米，笑了：“个头行，就是瘦了点。”解立松说：“到部队吃两顿饱饭就壮实了，解放军的饭养人！”这话说到李连长心坎上。李连长了解到解立松是革命军人后代，便批准他入伍。

解立松到部队这一天，正好是1948年元旦。穿上军装，他挺直了腰板，感到浑身是劲：“我长大了！”

过了几天，解立松正在离他家10里外的一个村庄驻训，新兵连通信员急匆匆跑来对他说：“你娘带着你弟弟、妹妹来了，现正在连部。你当兵怎么不告诉家里？王指导员要找你去看家人，谈一谈。”

解立松一惊：“坏了，娘是来带我回家的。”他随通信员出了房东家的门，撒

腿就往村外山坡上跑。通信员喊：“让你去连部，你往哪儿跑？”

“我坚决当兵，不回家。你就说没找到我……”

解立松在山上找个隐蔽处，藏了起来。他非常想见母亲，想与她说说心里话。可他又怕见母亲，如果母亲说出不让他当兵的话，他的脚步就很难往前迈了。

下午，通信员来山上找到解立松：“回连队吧，你娘已经回家。王指导员与你娘谈得可好了。”

解立松回到连队，王指导员拉住他的手说：“小解，你误会母亲了。她不是来扯你后腿的，是觉得你年龄小，不放心，想当面嘱咐你‘好钢就要火来炼，像父亲那样当好兵’。你在部队不光长身板，还要长知识、长本领。”

“谢谢指导员。”解立松转身跑到村头，天空纷纷扬扬地飘落雪花。向着家的方向，他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。

二

听着军号集合、站队，手握枪杆瞄准、射击……虽是严冬，解立松却感到浑身热血沸腾。

解立松在连队年龄最小，战友们对他格外关心。排长教他学文化，老兵教他学军事，班长对他说：“当兵的人要在枪林弹雨中穿行。打仗既要勇敢不怕死，也要懂军事、讲战术，在战场上做到眼明、耳聪、腿快。比如子弹，你听着嗖嗖响，那是从你头顶和身边飞远了，听着噗噗响，说明打到你附近了……”

解立松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和江南剿匪战斗，在实战中总结了不少经验：阵地上卧姿与敌对峙，一般不要原地起立，因这时敌人的武器可能已瞄准你卧倒的方向，所以要向左或向右爬出两步再起来；冲锋时，距离短要匍匐前行，距离长要猫腰奔跑。最让他感动的，是连队的党员干部在战场上做出的样子：哪里危险，他们就出现在哪里，冲锋时，前面打头阵；撤退时，在身后挡子弹。

1952年9月20日晚，17岁的解立松跨过鸭绿江，奔赴抗美援朝战场。长途奔袭，从朝鲜新义州赶赴东海岸的元山地区。为防敌机轰炸，行军在夜间进行。每个战斗员携带的物资有1支枪、100发子弹、4枚手榴弹、1把小锹或小镐，5斤米，还有棉衣、棉被等，加起来重30多斤。每晚完成几十公里的山路行程，靠的是体力、耐力和毅力。

解立松在志愿军23军73师219团3营机炮连当通信员。行进中，他要随时到各排、班传达连长盛玉龙的命令指示。到了第4天夜晚，他感到体力已达极限，每迈一步都非常吃力。

盛连长走在连队最前面，解立松咬紧牙关紧跟其后。天亮宿营，寒风袭人，大家在山林里打开背包休息。待解立松醒来，见连长躺在他的身旁，盖合的被子一多半在他的身上……

解立松和战友们用双脚把崎岖的山路甩在身后。一天晚上，部队正在行进，天空突然传来敌机轰鸣，全连立刻卧倒隐蔽。炸弹密集地从空中砸落，解立松扑在盛连长身上，把连长紧紧护住。

经过8夜急行军，部队提前到达作战集结地域。盛连长在总结会上说：“我们连这次长途开进，无人人掉队、无人人伤亡，靠的就是坚定信念、顽强意志和团结精神。新的战场在考验我们，枪是铁打的，心是血红的，把这两样凝结起来我们就一定打胜仗！”

三

1953年1月，219团挺进到铁原郡地区，在“三八线”北侧展开坑道战。当面之敌是美军一个加强营和南朝鲜军一个守备团，装备有大量火炮、坦克、装甲车，还有飞机配合协同。解立松和战友们的主要武器只有步枪、手榴弹和炸药包，他们依托山地坑道，在防御战中形成与敌对峙态势。

敌人凭借强大火力发起几次进攻，盛连长指挥官兵放敌人到阵地近处，然后用轻武器猛打，使敌人每次都狼狽逃窜；夜间，连队又多次派出小分队从阵地前出袭扰敌人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对手再也不敢轻易出动，只能靠飞机和大炮在白天猛烈轰炸。

“我们成了‘地下工作者’，把黑夜过成了白天。”解立松对战友们幽默地说。白天，敌机、大炮不停地向阵地倾泻炸弹和炮弹，盛连长安排除干部战士轮流警戒外，其他官兵躲进坑道休息，待夜幕降临后展开战术行动。

由于敌人对我阵地实施了军事封锁，部队的弹药和给养补充遇到极大困难。解立松和战友们每天靠炒面、压缩饼干充饥。吃炒面和压缩饼干，就着水才好下咽。炊事班用脸盆把坑道一些石缝中渗滴的水收集起来，到吃东西时给每人分一点。因为缺水，全连人员的嘴都裂着血口子，嗓子冒火，大便也成了一件痛苦的事。

洗脸刷牙更是奢望。开始几天，大

家感到脸上发紧，时间一长就习惯了，觉得脸上像涂了一层油彩。坚守坑道4个多月后，每人头发长得可以扎小辫，身上沾满污垢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。战士们乐呵呵地说：“我们打坑道战，‘战果’丰硕！”

5月下旬，219团接到命令：攻下对面阵地，打一场反击战。这天晚上8点，官兵们由坑道进入前沿战壕。解立松到各排、班传达连长命令，明确了攻击点位和要求。全连官兵斗志高昂，严阵以待。

敌人疯狂地发射炮弹，阵地上弹片飞溅。进攻就要开始，盛连长突然发现解立松不见了：“小解在哪儿？”

副连长说：“刚才见小解和文书小刘在右侧战壕边上趴着。”他又仔细一看，喊道：“不好，他们可能被埋在战壕里了！”

那条宽0.5米、深1.5米的战壕，几乎被飞溅的泥土填平。盛连长命令炊事班：“赶紧挖，一定要把他们扒出来！”这时，进攻的信号弹升起，连长带领官兵向前冲去……

伴着前方激烈的枪声，20多分钟后，炊事班的同志终于从泥土中把解立松二人扒了出来。他们已昏厥过去。

两人被紧急送往战场救护所。第二天清晨，解立松终于清醒。

看解立松和小刘脱离生命危险，军医和护士高兴地告诉他们：“反击战已胜利结束，219团共歼敌100多人、俘敌80多人，其余敌人逃窜。”

解立松黑乎乎的脸上露出笑容：“昨晚，一排炮弹落在战壕前，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很可惜，我没能跟着连队冲锋。”医护人员安慰道：“你俩被埋在土里那么长时间，也算死里逃生。咱们共同与死神搏斗，也打了个胜仗。”

是啊，解立松感觉嘴里还是焦土的味道。他真正懂得一个道理：勇气和智慧在战斗中生长。

从1952年9月伴随着硝烟跨过鸭绿江，到1958年3月迎着鲜花随部队回国，在异国土地上战斗生活了5年多，解立松身高长到1.82米，入了党，当了班长，后成为一名军官。其间，他也得知，父亲于1955年复员回乡。

打仗的战士骨头硬，战斗的青春永不老。如今居住在辽宁省军区沈阳第3离职干部休养所的解立松已90岁高龄，腰不弯、背不驼，耳聪目明。他精神抖擞地参加国防教育活动，在军营、社区和学校播撒红色种子，宣讲光荣传统。他说：“战火中的泥土给了我丰富的营养，我要在党的阳光下不断成长，让‘90后’的生命再拔节……”



铭记烽火岁月



共筑和平基石

周树龙篆刻

热气腾腾的青春

■王 胖

军旅点滴

一股熟悉的香味在驻训帐篷里弥漫开来。透过纱网窗户，我看到外面那口大铁锅里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白菜、粉条、豆腐在浓汤里翻滚，偶尔有几片肥瘦相间的猪肉浮上来，又沉下去。新兵们捧着饭盆围拢过来，眸子里的光，和我们当年一样亮。

这味道，一直藏在我的记忆深处。还记得那是山城的冬天，湿冷难挨。新兵连第一天，班长带我们去食堂。刚进门，我先被一股香味温暖了。炊事班长正抡着大勺在锅里搅动。那口锅黑黢黢的，锅沿磕出了不少凹痕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烩菜。白菜炖得没了形状，土豆软烂快成了泥，粉条吸饱了汤汁，胖乎乎的。没有精致的摆盘，班长给我们每人舀了满满一饭盆

大烩菜，把汤浇在刚蒸好的馒头上——馒头是黄色的，掺了玉米面。在那个傍晚，嚼着软烂的白菜和滑溜的粉条，一股暖流顺喉咙直灌下去，浑身暖乎乎的。班长坐在对面，嘴角沾着油星，对我们说：“慢点吃，管够。”他的笑容在蒸腾的热气里有些模糊，却格外真切。

第二年冬天，我们参加野营拉练。朔风如砂纸打磨着脸颊，呼出的白气瞬间凝成霜花。我们在冰天雪地里走了一天，黄昏时分，排长下令原地休息。我的脚已经冻得没有知觉，手指头肿得像胡萝卜。就在大家快撑不住的时候，炊事班长老王掀开了行军锅。浓烈的白雾裹挟着香气猛地腾起，瞬间模糊了他粗糙的面孔。

“来喽！猪肉白菜炖粉条，管够！”老王的大嗓门压过了风声。我们呼啦一下围上去，蒸腾的热气扑上脸，睫毛上的霜花顷刻化作水珠。

新兵小李吸溜着粉条，鼻尖沁出汗珠：“这味儿，早就把俺香迷糊喽。”几名老兵笑着往他碗里拨肉：“多吃，吃饱了才好训练。”

风还在刮，雪还在下，这一口热汤热菜下肚，筋骨深处重新聚起力气。班长抹抹嘴：“走，接着练！”我们站起身，脚步比来时更稳。

有一年春节，大部分战友外出执行任务，营区只剩下我们十几名留守的兵。年夜饭怎么吃？看我们垂头丧气的，军械员老罗大手一挥：“跟我来。”

老罗从食堂角落里翻出半袋玉米面，一块冻得硬邦邦的猪肉、几个土豆、两包粉条、半棵白菜，对我们说：“今天让你们尝尝正宗的东北乱炖。”

老罗和面的样子，像在操练。他把玉米面加水、揉搓，揪成剂子，手掌一压就成了薄饼。他把饼子贴到锅壁上，得意地说：“待会儿吸了汤汁，比肉还香。”

那锅乱炖在煤炉上咕嘟了半个多小时，香气越来越浓，飘出食堂，飘过操场，把整个营区都染有了年味。

开锅的那一刻，大家都围了上来——饼子金黄金黄的，贴着锅壁的那面焦脆，浸在汤里的那面软糯。猪肉炖得入口即化，白菜甜，土豆面，粉条滑。这锅热气腾腾的乱炖，让我在部队过了一个最难忘的春节，也是记忆中最温暖的一个春节。

2024年夏天，新兵连的老战友聚在一起。满桌的美味佳肴，大家举着筷子，却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有人望着桌上的菜，忽然笑着说：“要是有锅大烩菜该多好。”

一句话，把大家都说笑了。是啊，那些年，我们穿着一样的军装，吃着一样的饭菜，喊着一样的口号，从一个毛头小伙长成顶天立地的军人。白菜土豆，猪肉粉条，最简单的食材，最朴实的做法，养出了一辈子的战友情谊。



万里长城永不倒（中国画）

史泽超作